

家乡秋色

海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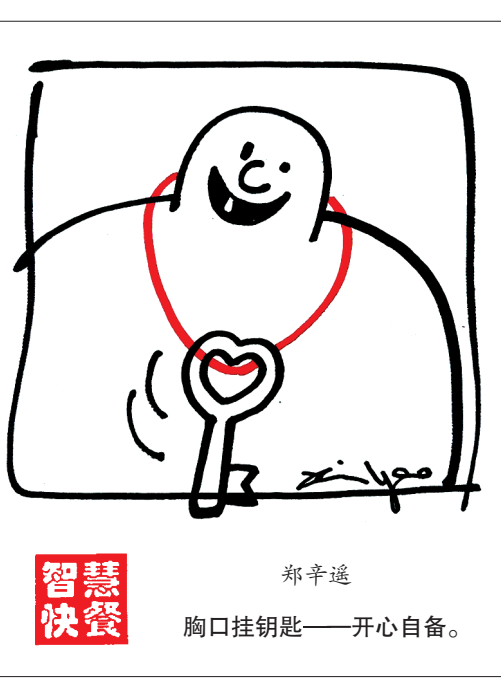
秋天是家乡气候最好的时节,特别是收获的时候。

时近深秋,风疏气朗,天蓝云白,远辽近阔,山丰水满,空气清新。晨有薄雾缠山,如丝如缕,袅袅婷婷,缭绕环绕。人在其下,如醺如醉;人在其中,如梦如幻;若人在其上,则顿感手扶青山,脚履流云,眼界与秋空同宽,心情和秋气共爽,不是神仙,胜似神仙,寥廓家园万里天。

午有秋阳温存,不凉不热,不温不火,不湿不燥。上有秋雁高飞,形劳声嘶,志存高远,一派壮士神情;下有秋山盈溢,秋实沉沉,秋色迷人,无边姹紫嫣红。山增五彩,岌溢流绿,庄稼和野花争娇艳,蝴蝶与蜜蜂比勤快。真个是:绿的青绿、黄的金黄、红的火红、花的斑斓。绿的是红薯、洋芋和豆类,黄的是糜子、谷子和芝麻,红的是秋瓜、秋果和高粱,花的则是漫山遍野的蓬草、矢菊和白杨。种类不同,浓淡各异;地处不同,明暗有别;规模不同,阵势迥然;时分不同,感觉悬殊。随便朝哪一个方向望去,都是一幅绚丽的图画、悦目的美景。

一轮红日西沉、暮色四合、夜霭新升,山坳梁梁,山坡上如麻细径、河壕里石板小道,村前村后处处都是晚归的农人。有担的,有背的,有抬的,人人都不空手;赶牛的,骑驴的,轰羊的,个个都伴着生灵。鸡娃子不叫,狗娃子不咬,倒是牛羊长一声、短一声地叫了:村子里呼叫的是小牛小羊,那声音清脆而稚嫩,像雨点击水、银铃落地、梦中的仙曲、情妹妹的娇嗔;山道上回应的是老牛老羊,深厚而苍劲,像大山在呼吸、长风在吐纳,年老的盲艺人,在风雪夜手弹琵琶、强睁双眼、祈祷老天:让他看一眼桃红是怎么个红,杏花是怎么个白,好婆婆和好女子是怎么个美?

随着牛羊母子问答频率的加快,大团圆就直冲到眼前。牛声停了,牛声住了,人们也就进了窑了。男人们烧火,女人们做饭,小娃娃坐在石床上大嚼大咽。红唇在月光下张合,稚牙在夜色中闪白,瓜果汁子和口水一齐溢出口角、跳过脖颈、飞流直下到鼓胀起的肚皮。好在月光隐瞒了画面的瑕疵,夜风放大了浓浓的香味,令甜的甘甜,脆的水脆,香的喷香,把山村的空气点化成洒脱的醇美……



智慧快餐 郑辛遥 胸口挂钥匙——开心自备。

大立的米

瑞秋

年前收到大立寄来的“吴之天川”大米,喜出望外。此后的一日三餐,米饭占据了心目中的C位,因为好吃,吃得专注,一口接一口,忘了夹菜。好米吃完,回归用普通大米,口感差到食之无味,煮饭时不得不掺糯米。

大立送的米,是他投资的农场用优质稻种,不打农药、不用除草剂,培育出来的白富美。吃他的米,我想起了从前的美味。小时候放学回家,闻到出炉的米饭香,等不及开饭,先盛出半碗,偷偷地舀点猪油,加一点白糖,搅拌后米粒晶莹剔透,狼吞虎咽后的狼藉,是嘴唇外的油光和饭粒。那时,烧晚饭连带次日早饭,早饭用开水泡剩饭两遍,饭饭又清又软,配油条蘸酱油,吃出了贫困时期的幸福感。成年后常想,从前的大米去了哪里?是自己的口味变了,还是好米稀缺,供不应求?大立填补了空白,他的米煮出来的饭,白中透亮,软糯喷香。

大立是70后,土生土长的上海人,二十岁不到去日本留学,一段孤独难熬的日子,被一碗米饭疗愈。那米饭口感好到不吃菜也能炫两碗,他是吃货,好吃管用。他常端着饭碗,吃得忘乎所以时,猛然意识到吃相有失风度,急刹车改为慢吞细嚼,慢中悟出了吃的真谛:大鱼大肉天天吃会腻,好米饭天天吃会上瘾,换吃糙米就难以下咽。他想起以后回国,若想吃这样的米饭,得有种种好稻的人。他于是跑到东京郊外看人种地,大伏天毒太阳下,衣背上的汗水,被烘烤出了盐花,他也不在意。为观察不同时期稻谷的不同

儿时经常界大人捉差,拎着瓶子去打酱油,零沽散卖,多少由人。酱油店离家很近,在沪上自忠路与淡水路的拐角。如今,酱油早已被“新天地”的繁华吞没,唯时年墙头斑驳的“酱”字,仍刻记在心。

我初识尘俗时,虽处于单食瓢饮的困窘,但酱油却与瓦器蚌盘一起,放在灶披间的“C位”,分“鲜酱油”提味,“红酱油”着色。自从经济浪潮由南及北后,沪语的旧称,便被粤语里的“生抽”“老抽”悄然取代。名号易改,本色未移:生抽引鲜,老抽赋赤。然,酱油在锅铲间依旧翻飞的同时,还孕化着纷杂的世态百味。

信步网络时代,“打酱油”竟摇身一变成为“路过”“无聊”“跑龙套”的代名词。初闻此变,不免几分懵懂,无奈吠吠吠声,识变从宜。按异化后的新意,知趣地在虚拟社交圈,成了缄默的“酱油客”——不谈风云,免触忌讳,唯恐近火先焦,见蜗角之争,友人割席还少吗?还是当吃瓜群众为好。

自从那年溽暑,于绍兴亲历一场酱油的诞生,才真正贯通了这“打酱油”三字的虚实之味。

华夏乃酱油的母亲。绍兴承续的“酱文化”,源流可溯数千载,甚至先于黄酒,故有“无绍不成酱”的古谚。每年酷暑骄阳,正是微生物最活跃的发酵时节,也是一年中刻不容缓的“晒酱”黄金期。

清晨安昌古镇,老字号“仁昌酱园”的酱缸里,有机酶早已苏醒,静待阳光与酱工有力的翻搅,激荡起微生物的律动——这是酱油酿成的魂魄所系。

那天,暑气蒸腾至40摄氏度,晒场如焦金熔石。据酱工介绍,曝酱需火候,日头太柔则香韵难出,过烈又容易焦糊,只有不停地翻搅与覆捂,方能使微生物恰到好处地生息。我起了兴趣,执起搅棒学样翻动着浓稠的酱膏,不消几下,便觉骨软筋酥。试想酱工们日日需将这一望无际的酱缸翻遍,每缸重逾六百公斤;这枯燥而费力的重复,在毒日下要持续数月,备尝不易。恍悟那瓶中咸鲜,亦来自“滴滴皆辛苦”。

时气来到深秋,体感渐凉,酱油也就酿成了,俗称“伏酱秋油”。其中,“母子酱油”尤具风骨。它以精制面粉与黄豆为坯,让曲霉菌前来落脚“殖民”,酵酿成饼,经晾晒、干燥、粉碎,再调以秘制汤料,入大缸恒温发酵。历经数月日晒夜露,得基础酱醅,复加发酵酱饼,再经三伏烈日阳的淬炼,最后灌入绸袋,重重压榨,滤尽渣滓。因工艺中以酱饼为“母”,所酿酱油为“子”,故得此名,是酱油家族中的上品。

每逢腊月,会稽“酱”字当道:酱油肉、酱油鸭、酱油鱼、酱油肠……各色腊货挂满间巷檐下,形成了一道“无酱不成绍”的年景。停下键盘,掐算此时距年夜饭尚有时月,而指尖敲出的“酱油”二字,却将油亮醇香的腊味,仿佛已在我眼前“霸屏”,惹得口水溢于嘴角。

儿时的炊烟,网络的亲疏,酱园的醇香——“打酱油”的三重况味,顺从着时代变迁,涤荡起文化境遇;虽情随事迁,却始终在我的记忆深处盘桓,各据一方,不肯相让。



盛夏的傍晚,我拖着女儿到小区散步。我们居住的小区面积大,逛一下至少半小时,路上闲逛的大多是中老年人,极少看到年轻人。小区已有二三十年了,当初种下去的小树,如今郁郁葱葱,小街路两旁不少树已经在上方叠枝交错,形成了一道绿色的拱形门,令人心怡。女儿说:“第一次发现,我们小区绿化真不错。”

小区的绿化养眼也有居民的功劳,因为院子,大家都发挥了主观能动性,设计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我两边和对面的邻居都种了葡萄,还套了一个个白纸袋,防止被鸟啄食。前两个月,小区各角落里的枇杷树也被套上了白纸袋,快成熟的时候,每天都有人拿着自制长杆来采摘。

小区里种的树品种多,除了主干道两旁的梧桐树,小街道上也有玉兰、广玉兰、樱花、悬铃木、香樟、银杏、槐树等,各家院子里还能见到桂花树、桑树、橘树等。

经过一家院子时,我被一串串颜色鲜艳的花朵所吸引,鲜红的花冠、橙黄色的花瓣,像一朵朵喇叭迎风招展,这些花从一楼门外的一

棵小银杏上攀援,一直攀到了二楼、三楼的外墙上,把这家小楼装饰成美丽的花墙。正当我看得入神,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停下自行车,对着花儿一顿狂拍。我问他:“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?”他笑了笑:“我也不知道。”然后又补充:“我可以知道。”

攀援的凌霄花

风铃

道。”边说边打开手机的微信扫一扫,对着花儿进行识别,答案是:凌霄花。

我脑子瞬间打开,对正要离开的小伙子说:“你可以去看一看舒婷的诗,写过凌霄花。”小伙子一愣:“谁?不知道。”我接着说:“舒婷写过一首诗,叫《致橡树》,里面写到了凌霄花,你去查一查。”小伙子这下反应过来了:“我好像读过这首诗。”他摘了最艳的一朵花小心收藏好,骑车走了,我猜想是不是去送女朋友了?

女儿奇怪我的心情怎么突然大好了?

因为我在大学里读舒婷的《致橡树》时也曾心潮涌动:“我如果爱你绝

来的饭,白中透亮,软糯喷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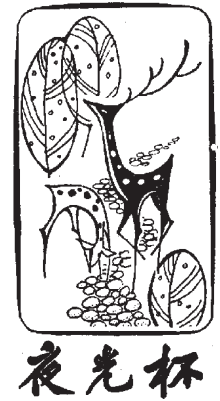
大立是70后,土生土长的上海人,二十岁不到去日本留学,一段孤独难熬的日子,被一碗米饭疗愈。那米饭口感好到不吃菜也能炫两碗,他是吃货,好吃管用。他常端着饭碗,吃得忘乎所以时,猛然意识到吃相有失风度,急刹车改为慢吞细嚼,慢中悟出了吃的真谛:大鱼大肉天天吃会腻,好米饭天天吃会上瘾,换吃糙米就难以下咽。他想起以后回国,若想吃这样的米饭,得有种种好稻的人。他于是跑到东京郊外看人种地,大伏天毒太阳下,衣背上的汗水,被烘烤出了盐花,他也不在意。为观察不同时期稻谷的不同

状态,他去了又去,认识了那里的稻农,和人聊聊天,聊聊稻愿景,聊成了朋友。

2012年,大立去无锡拿下500亩地的经营权。这是他回国后,用近十年的时间,积攒的底气。五年后,我们一行人应邀去他的农场参观。驱车驶入他的专属地,见鸡圈、鸭棚、羊舍、鱼塘,生物产业链已具规模,初步的感觉是他在走副业养殖路线。6月中旬,太阳火辣辣,一望无际的绿苗,有股分分钟都在向上生长的生命力。我迫不及待地问最关心的问题:“不打农药,不用除草剂,你是怎么做到的?”他笑着让我先看。噢,秧苗的行距和株距比较宽,我去过农场,有点眼力。但“这样做为了什么?”“避免病虫害感染。”“亩产会降低吧?”“当然,有得就有失。”秧与秧的横竖空间,惊现无数只鸭子,在吃虫,踩踏杂草,戏水唱歌,嘎嘎声一浪高过一浪。水平面因鸭子的舞动,变换着角度,折射出流光溢彩,让人流连忘返。太阳西斜,鸭子们纷纷跳上田埂,大摇大摆,浩浩荡荡地归巢。它们只知道在

稻田里的快活、吃喝拉撒的随性,殊不知成了稻子们的福星。“晚上怎么办?”望着鸭子们的背影,我问。“用太阳能杀虫灯,你看。”他指着一个个矗立的太阳能装置说。我们从田间返回,途经仓库,见库内成套的恒温设备,见库内成套的恒温设备,在大功率电流下,嗡嗡地运转。我突然特别想问,种这稻是盈还是亏?想到边界感,又打住了。回家后上网查了“吴之天川”米的售价,每斤六十五元,砸了砸舌。米是硬碰硬的好,煮出来的饭色、香、味,能和大立当年在日本吃的米饭媲美,可有多少人相信不打农药,不用杀虫剂的真实性,并愿意为此买单?

我之前疑问好米去了哪里?其实一直存在,只是我的眼界没有企及那个高度。大立也有高处不胜寒的难处,除了坚守等好大米的标准外,还得向买家反复自证,自家的米除了口感好之外,还绿色安全。对方如不依不饶,他大概率会语塞,然后憋出一句:“要么来农场见习,全程参与种植。”他倒是辟出了一块学农基地,让人牵着孩子,奔着长知识、体验农耕生活而去。砸大钱种好米,满足一部分人的消费需求,只是他的初级梦想,终极目标是多快好省地种好米,惠及普通民众。他正在为研发进度发愁,一则非官方的新闻让他看到了希望,竹子和水稻杂交的“中华竹稻”问世,它有抵御病虫害、抗氧化的功能,口味带着竹子的清香,且能高产增收。大立开心地弯下腰,对着嘎嘎叫的鸭子们说:“以后不用辛苦了,直接把你们扔下河去。”



七夕会

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讲究诗、书、画、印俱全,大红的闲章是水墨图中的画龙点睛之笔,一帧图画、一卷书法,甚至一张白纸,只要钤上一枚闲章,便如风雪中之红梅,立刻生动鲜活起来,就有了画龙点睛一般的韵味。

文人的雅玩如阳春白雪,一枚小小的闲章可藏可玩,言志、抒情、赏景、咏物、自嘲、逗趣,充满了哲学、美学以及人文色彩,把个体生命体验表达得淋漓尽致,妙趣横生。中国汉

字的篆刻艺术,集书法、绘画、文学之大成,是独特的表达方式,完美体现了东方古老文明的神韵。

我喜欢文化大师的闲章,像读其经典作品一样,翻来覆去地看。一是赏书法,二是品印文,三是心领神会,便觉得句句精妙,都是好文章。你看李叔同的闲章,有“抱朴”“守拙”“百忍”等等,足以表达一个人的博大襟怀。齐白石有闲章“浮名过实”,潘天寿有闲章“强其骨”,启功有闲章“净其翁”,小小一

枚闲章,人品与风格立竿见影,决然而出。

记得年轻的时候,我学过一点篆刻,买了几十块印石来玩。虽然功夫不佳,但是一个劲地琢磨着,真是意趣盎然。这些闲章的文字,也是我精心设计的。一方石章,几字闲语,谁能解个中之味?你看——“万事随缘皆有味”,一个“缘

字要我养精蓄锐以待时机;“信笔一挥也”,一支笔可以挥洒胸中之气而自在得意;“安详即美”,一颗平和的心能够随时随地体会;还有“真率”与“永恒”,一样表明了你的写作态度与人生理念。

“怀谷斋”是我的书房,刻有与之相关的一些闲章,寄托自己“活到老学到老”的心志。“游目骋怀”来自《兰亭集序》,书圣绝笔即是灿然一景。“老圃新花”取法《杜甫诗集》,可以同诗圣对话与交流。“风月小轩”学得陆游的《剑南诗稿》,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呀。还有可作座右铭的闲章呢,比如:我读书的格言是“百花入蜜”,我写作的铭语是“笔随人意”,我养生的警句是“法自然”“物活人生”“每日笑一笑”等等。

前几年我出版了四本书,标题分别是《凛风傲骨》《雕虫集》《真率集》《闻道集》。我将自己刻的闲章,都一一印在扉页上以为纪念。虽说是闲章,但其实并不闲,它们都是生命的知音与灵魂的咏叹啊!

雅玩